

HANHAO
CHONG

寒号虫



□ 行龙 著

目 录

第一辑 边走边唱

又是暮春时	(3)
耳朵掉了	(5)
希望的召唤	(7)
关爱生命	(9)
黄昏的你	(11)
短歌	(13)
那抹绿	(14)
墙上草	(17)
秋雨即景	(18)
行走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	(20)

第二辑 红楼纪事

怀乡病	(29)
那样一张脸,那样一双眼	(33)
蝓蝓、上帝、关于爱、关于美花与非花、一点儿回忆、要走时及其他	(35)
回忆或者怀念	(40)
大风起兮云飞扬	(44)
畸形	(48)
回不去了	(50)
怀念高一	(52)
下雨的天空	(54)

第三辑 梨花雨落

简单的春天	(59)
-------------	------

逸云小雨	(60)
云集	(62)
暗香浮动	(64)
初夏的诗	(66)
雨和黄昏	(67)
歌唱真实	(69)
长涛	(70)
雪·代沟·方向	(73)
二更寒	(74)
鸟儿梦的七个残缺部分	(75)
王国里的花朵	(78)
徒然、骊歌、在望	(79)
春山	(91)
林地的失语	(99)
雪线	(105)

第四辑 百花园里

我不是危险品	(115)
平凡或卑劣	(116)

第五辑 少年先锋 大声呐喊

突击	(129)
白银时代	(131)
法庭实录	(133)

第六辑 春风看台

分家之后	(137)
何枝可依	(141)
汉江的原名*	(160)
行龙语录	(164)
个人简介	(165)

第一辑 边走边唱



又是暮春时

又是暮春时。

油菜花都快谢完时，布谷鸟叫起来了：又是暮春时，夏天就要来了。

这个春天很特别。仿佛是刚从冬的罅隙里钻出来，夏天便扑面而来，春天只是一段很窄的连续冬夏的通道，狭窄而短。当然，桃花是开过了，紫藤花也是开过了，只是我已顾不上看了。偶尔有机会从它们旁边走过，所见的也只是落英满地，夹带着淡淡的芬芳和忧伤，也夹带着早到的黄梅雨营造的霉的气息，渗透鼻翼。这样的春天会给人一种很别致的感觉，像新买的白衬衣上无意滴上了一两点碳素墨水，用力地洗也还能留下一些痕迹，而且沉入记忆。这个春天又像四季这部电影里的一段快镜头，纷繁凌乱的各种形象都迅速地在心板上映过一遍，又由脑储存起来。或许它们会逐渐模糊，但却不会彻底消失——就像白衬衣上经过洗涤的碳素墨水渍。

天绷着脸，几乎贯穿这整个春天的始末。刚又下了一场雨——天把留给夏天的雨给搬来了，开着的窗户送来一些微微的凉意——这一切更像初秋：下午，阴晦的光芒，灰蒙蒙的云，以及一些烟雾和一种心境。然而现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属于暮春：一些花朵灿烂的最后的好时光，一些思想成长、一些残缺和破损应当被修补的最好时光，一些果实丰满、圆润和成熟的最好时光。

天色仿佛在一点点暗下来，暗下来，稿纸上因为手的存在而留下阴影也一点点加厚，加浓；这和去年的暮春有什么区别吗？我听见一阵喧嚣，是来自我体内的，是我的灵魂和我皮肤的交谈。

天色更暗一些了，暮春的黄昏的光线更暗一些了。

星星今夜会有吗？我想着。

在暮春，一个少年，在异乡的玻璃窗旁，这么想着，然后自言自语：“又是暮春时”。

0 二,五,十四

红楼

耳 朵 掉 了

耳朵掉了,我的。两个都掉啦!
冻掉的。

没有流血。我的两个耳朵像用劣质糨糊胡乱粘上去的,这不——风一吹,就掉啦!它们以初速度为0 加速度为 g 的加速度落到我脚下的雪里,不见啦——被雪埋了。我的两个冻的发紫的耳朵,反正也粘不上去啦!

哟,忘说了。我是被罚站的,站在雪地里,这不,这会儿还下着大雪呢。

现在我的耳朵只剩下两个小孔了,像蚂蚁洞——咳,更像化学实验里的双通管。不过其实没什么,耳朵掉了照样能听——是不?虽然听得不那么清楚了。哎——不好!我鼻子怎么也要掉了?那冻得发紫(像初秋的葡萄一样紫!)的鼻子咋也像用劣质糨糊给贴上去的,开始不老实啦!我赶紧用左手把鼻子使劲按住。——这鬼天气——哎,要是我不被罚站就好了。我是受不了啦!——但是谁要我迟到呢?老师说:“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具体体现。”“哟!我平时跟你要求了的都忘哪儿去啦?”老师训我。他的话一说出来,每个字都被冻住了!所以,我现在还能看见他的话,凝固在空中,上面还散了厚厚的一层雪:我在这儿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啦!

哟,受不了了。我跑开吧。我想动一动腿,才发现脚已经和大

地冻到一块儿啦——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可比粘我耳朵那糍糊好多！不行，我得跑教室里，那儿暖和！哟，糟啦，怎么我心也被冻住了，它不跳啦！——它是那样缓慢的跳着，以致于我误解为它和我捣蛋，不工作了——罢工抗议？那可不行！于是我用还有点儿温度（零上几度）的手托住心：挺住吧，只罚站两个半小时，马上就到啦！心很乖，努力坚持着。哎哟，下次我再也不敢迟到啦！我大脑这样想。只是耳朵再也粘不上来了，我好痛心。

没有了耳朵，我脑袋就更像一个圆球啦——我妈生了个脑袋很圆的儿子，要不是有这两个小耳朵在一旁衬着，没准会被人当足球踢呢。可现在呢？真成足球啦。

呀，老师，下次——这辈子我都再也不敢迟到啦！

呀，读者，以后你要是看见一个没有耳朵的人，可千万别笑——他就是我呀！

（纯属虚构，满纸胡言）

〇二，十二，廿二中午/雪

逸夫楼

希望的召唤

“燕子来时新社，桃花落后清明。”这是春天，希望萌芽的季节。希望是一粒粒种子，已经在阴暗的地层下沉睡了一个冬天，现在它要成长了，长成一棵树或者一茎花。

希望是一切。

风里含着希望。它带些野性，像要再度出征的英雄，迅速地拂过我的脸，奔向远方：它试图告诉我，即使它现在并不显赫，可它却是真正的英雄，它的傲骨是从来没有变节的。它呐喊着，从它的呐喊中，我听出了希望。心里藏着希望。是童心，它就像一条河流，被年龄这不断延伸的堤围困着，被麻木、奴性和守旧这不断加深的河床困扰着，蜿蜒。童心一点点儿蒸发。河忘了诞生时的圣洁，忘了涨潮时的澎湃，甚至开始承载浑浊和污秽，甚至开始变干涸。然而，它毕竟在努力延伸着，从它的延伸中，我读出了希望。

绿色的越来越少，黄色的越来越多。尖锐的变迟钝，锋利的变圆滑，失去，无可挽留。（像沙尘暴，席卷所有脆弱的心灵。沙尘暴是在向我们演说鼓吹、诉讼控告还是诅咒报复？干枯的荒漠，曾经是希望的原野！）文明吗？

然而思想不可以克隆，然而情感不可以复制，然而爱不可以翻印，更不可以盗版，惟有希望，可以移植，可以拯救！

事实就是这样，不容更改。但毕竟，有麻木和囚禁，同样就有清醒和突围。希望就像铁路线的延伸，纵横到大地的毛细血管里，叩响了蛰伏、冬眠的一切的门！毕竟，还是有春天，还是有希望，不是吗？看！

春天到了,沉睡的一切都正觉醒;

春天到了,觉醒的一切都正茁壮;

春天到了,茁壮的一切都正伟岸!

一些茁壮的植物已经含了希望的花苞——心也一样,正在酝酿秋的累累硕果了,不是吗?

听,春天里希望的召唤!

渗透灵魂的温暖,一切重生!

关 爱 生 命

一、创

皮肉裂开的时候,我联想到这个词。毕剥或者哗啦,或者还可以看到我体内的红血球溶液像红墨水一下廉价汨汨地奔涌到体外,尽管我早已贫血。我不痛,就像现在——春天的扬沙过后,天正洒着春雨,响着蛰伏了一冬的春雷——我总感觉那时它们的呐喊;我不痛,就像现在——不远处汉江河畔芦苇荡里千万的尖兵正炽烈的燃烧着它们自己的绿一样。一种柔嫩的野麦芒蠕在我青葱的额上的感觉——都是生命,我们是平等的。因为是春天了,所以有风:春天的风,扬起一切想象与美丽的帆,它叫醒一切还未苏醒的生灵,包括我。我离创很远,就像梦,我从不做梦。创曾经依附过我,可现在找不到一点儿创的影儿了,色素都没有沉淀。一切都无关痛痒,我就这么活着。我喜欢那种力,就像创那样,哪怕是深入心底渗透灵魂的痛。但是现在,我要把窗户关上,拒绝风对我长发不邀请,或者是对我容颜的摧残。窗替我挡住了风,窗和窗是同音词,产生的。现在,你抬头,看天上太阳只剩下一个从乌云缝中挤出的焦点,但它仍然强烈,仍然君临大地,它的风度没有损伤半点,就像精灵的集合。

二、水

是的,总有莫测的感觉把我围困,我也一直在试图突围:拯救自我。人为什么总不能把握现在的时间而一直处于永恒的追忆之

中？它困扰我。是的，我爱自己，所以要弄明白。我试图捧起一捧水送到嘴边，而水却从手缝里渗完了，只有手是湿的：一种无言的苍凉。

三、泪

有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有只温暖的虫子在我体内爬行，沿着我错综的血管蠕动。灵魂是尖刀，有时候把我的生命刺痛。我总是说不清我所想表达的困惑我很久的问题所产生的感觉，像刀子捅穿了胸膛一样冰冷的感觉。我的容颜很美，这不是我说的，可我却愿意承认。我舞蹈的时候会使舞灯黯然和失色，我歌唱的时候那种透明的有机玻璃也会感动得流泪。没有什么，只因为我们都是生命，只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四、爱

我闻到混着草根的清凉的阳光的味道，无数天使在歌唱和舞蹈。记忆混沌，但爱清晰。我们都是生命，已经没有什么不可交流的了——爱在扩散。

黄 昏 的 你

这便又是一个黄昏了。

对面便是那盘亘的群山，青黛色的，黄昏的感觉并不明显。山脚是有东西在缭绕，但不知是雾还是烟。黄昏到来的轻盈而且神秘，像不可破译的神谕，又像你嘴角的笑——我钟爱的女神呵。

我躲在屋子里望你。我和你之间是彼此可见的，却不可及：我们之间永远横着一道透明的障壁——玻璃。你的美丽我只能仰视。

还记得吗？明天的黄昏？那个高速的、旋转的世界。我在车上，车轮转的很快，你的脸庞也很恍惚。泥水被带起，浑浊的，又被挡泥板挡了下去。

我们不是约好了么？相见在每个黄昏。你总是这么守诺，而我想守诺，却战胜不了那么大的空气阻力和摩擦阻力啊。每次我还赶不及，你就必须离开了——为什么啊？

每天黄昏那浪花一样的云朵可是你绯红的脸庞吗？我总是身不由己地陶醉在你思想的光芒里。你的目光就是我的琼浆啊。

天凉了，风紧了，叶黄了。难道是你生病了么？我的思想浑沌成了粥，而你为什么不怜悯我，不救助我？

你派人把希望的染料洒到我身上，把信念的种子播到我体内，可是你为什么不肯把你晶莹的手交付给我，那对我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你要从树木这永恒的金库里采撷来无数的金叶编织成这世上最美的王冠送给我，来点缀这个失意的天才，可是你知道吗？等候你降临的过程是我痛苦和幸福的混合物啊！我实际是被他们软禁起来了啊：那些有形的和无形的，那些锁链、镣铐！只有

你可以拯救我，你为什么不来？

我就这样活着？我是一籽怀着信念的被你希望的染料浸透的种子呵，难道你就不肯小心地把我守护着么？

我是一无所有的天才啊。

你是不希望明年春天，树上没有新叶吧？看，你在点头笑了。

那么，请你在明年此时再来吧。我会结出硕果，长出金叶，会充实自己，会敲碎那一切的羁绊，向你献礼！

我看见：你会心地笑了。

这就是你，我的希望了，不是吗？

〇一，十，廿

短 歌

谁理会,开了整夜的雨花

“今夜的风太野,雨太大……谁理会,开了整夜的雨花”。寂寞的诗意:开了整夜的雨花。野性的风,野性的呼声。想来应该是冬夜,冰冷的雨打在檐下,或者百叶窗上,有些喧哗,再或者开成小窗玻璃上的淡淡的水花,映着灯光,倒衬出温暖的氛围来了。

窗缝里透来细细的风,柔软地融进来。隔窗可以隐隐眺见城市的灯火一盏盏暗下去,消失成夜的背景。

这时候,雨花开放的声音,便成了夜曲的主旋律,便成大自然的私语了。来自天籁的清音,神谕。

只是,谁理会,这开了整夜的雨花? 盛极一时之后的凋零,一种别致的美。雨夜之后的清早,大地上的行潦,可是合葬的雨花?

烟花:为谁妩媚;流沙:为谁憔悴

“烟花烟花满天飞,你为谁妩媚……流沙流沙满天飞,你为谁憔悴?”兴,或者哀。华美或者凄美。

烟花,我是见识过了,彩色的翅膀,缤纷。流沙的荒凉我却也领略过:那便是扬沙了。漫天的风,漫天的沙,没有什么所谓的太阳,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世界上惟一所剩的只是黄沙。

妩媚也好,憔悴也罢,都是属于少年的。“老来情怀”恐怕再也无法拥有少年的纯真的了,“老夫聊发少年狂”,苏东坡也只能怀念了。

所幸,我还年少。

〇二,十,廿七

逸夫楼

那抹绿

——兼忆旧友

当户是个不大的园，盛夏这园绿得如一泓碧水。在这园子的中央，有一株小杨儿，那么盈盈地绿着，绿着，经年累月地。它是小学六年级时被我种下的，记不清时候是深秋还是初冬，反正寒意已经很深了。那么样的一个午后，我不知怎的见到了那一茎草似的小树，很娇瘦的样子，禁不起风。我想，把它种到我家园里或许不坏，于是就信手地种下了，恰在园子中央。

它就那么坚强地扎下了根，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和不合时宜的地方。次年春天，它的修狭的身子终于舒展开了，喷礴着一簇簇新绿，俨然一张张笑靥，将阳光都染绿了，点缀着我很多空虚的时光。她是这么样的灿烂着，以致于我以后对春天的回忆都因之而灿烂起来了；它是那么样的绿着，以致于也很快地绿到了我心里，宿那儿了。

那时，我或许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那就是生命。它是我亲手栽的第一棵小杨树——当然，这是在问了自然老师以后才知道的。那是种极朴素、极常见的灌木，老师说：“这是杨树的一种，永远也长不高的。”

也就是那年春天，园里要种豆。它已经丰盈了，全不是以前瘦瘦的模样。园中央栽棵树总归不好，父亲规劝我拔掉它：“那小树哪儿都有，太平常了，不值得种，拔掉吧。”

我问自己：“真的吗？”然后否定：“不，不是的！”

母亲也有这个意思：“拔掉吧，它长的太弯了！”要动手拔它。我阻住了。我端相了那抹绿，很久，然后坚守地说：“不，它是